

小思

執筆為文求真先於求美

節選自《曲水回眸——小思訪談錄》(下)(牛津大學出版社)

編按：備受香港文化圈愛戴的小思老師(盧瑋鑾)是香港文學口述歷史計劃的發起人，被地訪問過的人很多，以她為訪問對象的文字卻不多見。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的《曲水回眸——小思訪談錄》則以「文化人眼中的香港」為主題，輯錄了各代文化人，包括楊鍾基、陳永明、鄧仕樑、樊善標及黃念欣教授與小思老師於2014年至2017年間進行的多次訪談精華。全書分為兩冊，最近出版的下冊中論及小思老師的寫作、治學、文化觀察以至對香港的凝眸細看後滋養出來的歸屬感。本版節選該書第一章〈筆耕心田〉中的文字以饗讀者，在楊鍾基教授與小思老師的一問一答中，可以一窺小思老師對於作家這一身份的自覺，以及她對於寫作的看法。

楊：我很喜歡「筆耕心田」這標題，它讓我聯想到小時家家常見神主牌上「心田先祖種，福地後人耕」的對聯，這實在很能切合小思作品中的人文關懷和對文化承傳的重視。另外，「心田」兩字，合文生義，又構成了小思筆名中的「思」，雖然小思解釋過，「小思」緣起於「夏颺」的棄繁就簡，但我想請問的是，這筆名伴隨了你幾十年，會否增添了與你的文風和理念有關的意義或聯想？還有，你對「筆耕心田」的標題有何會心之處呢？

小思：啊！真虧你想得到，神主牌上常見的老對聯，會那麼傳神寫意。只要不是「擺我上神枱」，那就好了，反正所有有心思的寫作者，都盼望「福地後人耕」的呀。至於「思」字，倒果真是一塊心田，幾十年來，別忘了加一個「小」字，才稱得上是我。小耕小種，順其自然，源我心志，談不上文風理念的意義。

「翠拂行人首」

楊：我在閱讀你的作品時，有一些想法。你常常運用一種孩童的、回憶的視角，這種視角，隨着年紀增長又會變化。你的散文集《翠拂行人首》，內裏篇章雖由黃念欣編選，題目卻是你自訂的。我查過題目出處，那篇同題散文〈翠拂行人首〉是《豐子愷漫畫選錄》中的一篇，寫於一九七〇年，卻由「楊柳依依」寫到「雨雪霏霏，滿頭華髮」，為甚麼這樣早就有像退休般的心境呢？待你真正的退休後，文章風格又是一變。

小思：「翠拂行人首」，出自宋詞人宋祁《錦纏道》，是豐子愷借題繪畫時用上的。我演繹豐先生的畫，也是無端生感，字與畫沒配上，卻與題配上了。原因只為了我很喜歡《詩經·小雅》的〈采芣〉。儘管眾多箋解，說甚麼成役思人之切，我一讀，只深感楊柳依依，雨雪霏霏，那強烈對比，拱托了今、昔，聚、散的悲情，不必多着一字。而我又愛讀宋詞，喜讀周邦彥，不忘《六醜》：「長條故惹行客，似牽衣待話」，多年後，頓覺柳

拂人首比柳牽人衣之情更微妙，不着痕迹，會記得一生一世。那不是寫退休般的心境，是少年想像的情愫而已。

楊：那你想不想聽一則黑色幽默？那時我們向莫可非老師說，師姐這些文章，唉，有點「啾啾唧唧」……

小思：其實莫老師沒看過我寫的文章。你說的有點「啾啾唧唧」，應該並不是指我，而是指當年學力匡體(註1)寫「海呀山呀」的師兄師姐們。我讀初中二年級時，莫老師已經教我讀課外書，要我讀馮友蘭「貞元六書」：《新理學》、《新事論》、《新世訓》、《新原人》等等。印象最深的是他講吳偉業《圓圓曲》，講明末清初政治的不堪，譴責吳三桂降清之不忠……會背「全家白骨成灰土，一代紅妝照汗青」的我，怎會「啾啾唧唧」？如果你認為我年輕時的作品啾啾唧唧，無病呻吟，我只能說的確是有種蒼涼感要表達，而非假意。

執筆為文的自覺

楊：我想問，你作為一個散文作家，在年歲增長，技巧漸漸爐火純青的時候，如何再寫過往那些較抽離於現實的文章？你覺得自己散文之美，究竟美在甚麼地方？你有沒有一種身為作家的自覺？

小思：我在《中國學生周報》上的專欄，一開始就關心作品要寫給甚麼人看。《一月行》(註2)、《書林擷葉》(註3)、《路上談》(註4)、《豐子愷漫畫選錄》均如此，都給學生青年看，其中《豐子愷漫畫選錄》是寫給一些很需要感性文字的讀者看的，我知道那年代許多年讀者喜歡這類文風。後來，在《星島日報》、

《明報》寫專欄，一星期只有一篇或兩篇，五百字至一千字一篇，我不能估計甚麼人會看我的文字，但我很珍惜這發表機會。我有話要說，盼望以文字來道出心中所想，有人共鳴、有迴響的事。我一向不大寫抽離於現實的文章，這是我執筆為文的自覺。美不美，我不刻意去求，我要真。

楊：有話要說，即是作家本色，你還是不要逃避「作家」這個身份吧。讓我單刀直入問一句，你真是「都忘卻，春風詞筆」了嗎？還會不會寫較早期，像《豐子愷漫畫選錄》那種文風的散文？

小思：你既用姜夔的《暗香》垂問，我就回你：「又片片，吹盡也，幾時見得？」

婉約者貴在含蓄

楊：你不願自評，我能理解，那說說你對他人評論的看法吧。如李瑞騰在《今夜星光燦爛》的序言說你的散文風格「清爽親切，質而實綺，雅而實腴」，我覺

得很有意思。你固然能寫正氣、不外露的美文，但有時也有較綺麗的作品，例如《秋之小令》之類。你雖說過不喜歡「閨秀」這標籤，但這婉約風格又從何而來？

小思：我讀中文系，陶醉宋詞。一本上疆村民重編、唐圭璋箋注《宋詞三百首箋注》，自一九六二年至今，仍在枕邊，隨手翻開隨緣讀一闕。我讀宋詞，多配詞話細味。陳廷焯、周濟、梁啟超等等，一句中的，引我泛舟桃源。婉約者貴在含蓄，往往一字一句即令意境全出。我連寫散文也想這樣，故很難「有碗話碗，有碟話碟」，絕不令現代速食讀者口味。

楊：但同時你亦寫過許多雄辯而有氣勢的文章。記得你說過小時候曾代表學校參加演講比賽，又入選過辯論隊，最後卻因友情而「害怕」辯論。但在文章世界，我看你之後還是有許多因事而起的散文，皆理直而氣壯。《明報·一瞥小思》專欄的文章最見「事事關心」的散文特色，能否談談此一專欄與你以前的散文比較，在思想上、心情上以至文章題材和風格的最大轉變？

小思：從幼年在母親身邊，已慣聽母親講中國歷史、世界新聞。她也關心左鄰右里的事，例如她提議一梯三層六伙的唐樓住客科款合造梯間木扶手，以減上落危險，這種公眾事在五十年代不作興的。我想「事事關心」就源於母教。我小學中學作文，都「事事關心」的。故在思想上、心情上以至文

章題材和風格，都沒有多大轉變。

(文中小標題由編輯添加)

註1：力匡(1927-1991)，原名鄭健柏，另有筆名百木、文植。生於廣州，一九五〇年來港，任職中學教師及圖書館主任，於一九五八年赴新加坡從事教育工作。曾主編《人人文學》及《海潮》，著有詩集《燕語》和《高原的牧鈴》、散文集《北窗集》等。作品見於《星島晚報》、《中國學生周報》及《大學生活》等。力匡在港期間發表大量詩作，作品深受年輕人歡迎，文藝青年爭相仿效，人稱這些寫作風格為「力匡體」。

註2：《一月行》為小思在《中國學生周報》撰寫的第一個專欄，連載台灣之旅的遊記，於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十五日至一九六四年一月二十四日止(第五九一期至第六〇一期)。

註3：《書林擷葉》為小思在《中國學生周報》以「盧颺」為筆名撰寫的專欄，由一九六五年八月二十日第六八一期開始，至一九六六年四月一日為止，共十五篇。

註4：《路上談》為小思在一九六九年五月二十三日起至一九七〇年一月三十日於《中國學生周報》撰寫的專欄，後來分別由純一出版社和山邊社結集成書。(小思：《路上談》，香港：純一出版社，一九七九年十月；小思：《路上談》，香港：山邊社，一九八一年一月。)

看小說學小說

——大澤在昌的《新宿鮫》

由表而言，我對冷硬派的警匪物語，其實沒有特別大的興趣。而當《新宿鮫》是極有代表性的系列作之一，以主角鮫島的敏銳觸覺去偵查案件，其中尤以在歌舞伎町發生的連環襲擊案為焦點，甚至出現了槍殺警察的嚴重事件，因此演變成與疑犯木津不斷追捕與逃脫的爭持，最後更牽引出更龐大的陰謀來。作為全球已銷出超過六百萬本的暢銷小說來說，自然有它的過人魅力，不過更吸引我的，是大澤在昌在他的《暢銷作家寫作全技巧》中，把自己的傑作逐一拆解，作為示例去指導學員(是書為他主講的寫作班記錄)，更加多了一重夫子自道的趣味來。

好了，正如他自己所言，在寫出《新宿鮫》之前，一直是一位不受歡迎的作家。在《新宿鮫》前，大澤在昌其實已出版了廿八本作品，但沒有一本可以再版，因此被業界戲稱為「萬年初版作家」，嚴格來說也難以支持生計，只不過勉強強地糊口，情況和東野圭吾大爆發頗有相近之處。

現在當然一切今非昔比，而很明顯大澤在昌的而且確傾盡全力去創作《新宿

鮫》，因而令到自己的寫作生涯可以突破轉頸，把自己提升至另一層次，也成為他津津樂道娓娓分析的絕佳文本。

不如就看看他如何借《新宿鮫》展述寫作之道？在談及小說潛規則中，他提醒學員千萬不要越界，即不同類型範疇的作品自有本身的既定法則，不要輕易打破，就好像在寫實性的警察小說《新宿鮫》中，主角鮫島不可能忽然與外星人決鬥，一旦如此肯定是敗筆之作。

不過與此同時，若凡事也規行矩步，小說也一定乏味沒趣。他正好以鮫島為例，雖然他面對匪徒對決時是百分百的打不死硬漢角色，但面對女友搖滾女歌手小晶又是另一個人，甚至有刻畫他在小晶未成名前，為她提供創作靈感，一起努力為她的歌填詞的片段。事實上，他也承認此乃行險着之一，因為有可能因人物形象反差太大而令讀者不接受，但意想不到卻不致非常的處理，又可以令人物更加立體化，在一瞬間間拉近讀者與角色之間的距離，所以正好是越界與否的重要考量地方。

此外就是開首的安排，大澤特別強調作為流行小說，開局一定要別出心裁，

予人截然不同之感，否則讀者連拿起來捧讀下去的動力也沒有，就可說立即被判死刑。他直言《新宿鮫》的開首改寫了五次之多，每一次都絞盡腦汁去避免讓人感受平庸的缺失。

在小說中，劈頭場面是鮫島為何搜集證據，獨個兒混入新宿的同性戀者大本營三溫暖中，但正好一進去便見到其他人發生衝突。

大澤指出在開局場面中，一定要盡量避免說明式的交代，諸如某某是刑警正在做什麼之類，一旦如此便令人感到沒趣，此所以在《新宿鮫》中其實一切全以場面交代，讀者最初甚至連鮫島是刑警也不知道，一方面既以為他是同性戀者，同時又期待看他與正在查案的另一名刑警如何互動——衝突的場面原來是一名刑警入來要抓一名年輕小伙子，鮫島挺身保護，所以大家至此完全分不清兵賊的關係，但他的豪邁及勇氣首先已吸引了讀者的眼球。

那麼怎樣去收服讀者的心？大澤指出

《新宿鮫》
作者：大澤在昌
譯者：詹暮如
出版：皇冠



書評
文：湯禎兆

把專業用語融入對白中，是一種甚為有用的技巧。就好像剛才的場面，首先面對進來查案的刑警進逼，鮫島首先就對方拿出警察證件作多番揶揄，既嘲笑這些破玩意有何值得稀罕，同時也諷刺對方踩進別人的地盤——其中語帶雙關地點出自己才是新宿地頭的刑警，當然文本中也在諷刺對方在同志大本營中撒野。

好了，最重要的安排是鮫島接下來與刑警聊下去，提到剛才進來的小伙子，難道光着身子入三溫暖做牆板工——原來做牆板木工是警察用語及業界黑話，指在公眾澡堂的更衣室的偷竊行為。一旦出現了這樣的對白，大家的身份便登時互通，而又不曾被他人識破，令大家可以各取所需繼續各自查自己的案件下去。

以上就是大澤在昌言及的小說心法一二，有時候看小說不一定要從興趣出發，由學習角度去探索，同時可以別具韻味。

書介

整理：草草

剛剛發生的事

作者：林婉瑜
出版：麥田



《剛剛發生的事》的初始版本出版於2007年，數年後絕版。這次的十年典藏版，由詩人精選初版中的38首詩，並加入後來創作的20首全新詩作，58首詩，含括過去的雋永與後來的創新，互相對照衍生，構成此一完整豐富的典藏版。林婉瑜以富有新意的筆法，去佈置詩中時空，靈活、埋藏了力量的語言，總帶給讀者微妙深遠感受，擅長用獨特的觀看視角，為生命中的時時刻刻發展出別致的意義。

20世紀極簡歐洲史

作者：派屈克·奧雷尼克
譯者：廖桓偉
出版：大是文化



這一百年為何如此重要？因為歷史在這裡加速，勾勒出現代的民主、信仰、醫療、流行與性自主。胸罩、芭比娃娃、山達基、優生學、網路、戰爭、種族滅絕與集中營，這些看似無關的主題，怎麼會環環相扣寫下歷史？意外，引人入勝、甚至駭人。大文豪、捷克文學基金獎得主派屈克·奧雷尼克用8則故事告訴你。

徵稿啟事

本版「書評」欄目開放投稿，字數以1,300-1,500為宜，請勿一稿多投。如獲刊登，將致薄酬。投稿信箱：feature@wenweipo.com或bookwpp@gmail.com